175
109
2

宣下
成上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盡十八年

杜氏

經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前年盟于辰陵而又徼事于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邑）晉師敗績（書戰邲鄭地）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子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戊寅（無）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曹明故太夫稱人宋雖有永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

守信之善而叛猶不免譏清立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宋師伐之朱儒人救陳背清立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如楚楚子入于其郛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不宮鄭祖廟且巷出車於巷示將見楚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塗方九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

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窮以楊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之

自出也鄭相公始封之賢君也

好徼福於厲宜相武不泯其心穀周陽王室鄭世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若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入盟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先穀荀林父之子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荀林父中軍二十二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史駢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欒枝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韓厥爲司馬韓萬之玄孫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楚師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相子林父勤勞也楚師而動不從伐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食邑隨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

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子言鄭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民生有紀動不違時財不過用利不阻行德之大者也

怒其貳而哀其叛伐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百歲之

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然（諫諭也）
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卒車乘也）事不奸矣（奸犯也）
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蒍敖孫叔敖）寘行之而善（寘置也）左追蓐（在車之右者）右追蓐（在車之左者追求草蓐以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陽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制（不亂紀綱法也）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 姑且也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汝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汝特頌莽名鑠美也言莽武王能遵天之時晦 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肴昧也 肴者致也致討於叛 武曰無競惟烈 武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撫弱肴昧以勞烈所可也 言莽功業撫而取之 巍子曰不可 巍子先穀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也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失也 非丈夫 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 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佐巍子也 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莊子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 坎下坤上師 臨師 坤下坎上 之臨 臨下坤上 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 初六爻辭律法 否不也 執事順成爲臧 否今藏之 凶命不順成故應 不臧之凶 衆散爲弱 坎爲衆今變 川壅爲澤 坎爲川今 澤決川見 有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 法有則人從法 法敗則 決下坤上 臨師 坤下坎上 之臨 臨下坤上 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 初六爻辭律法 否不也 執事順成爲臧 否今藏之 凶命不順成故應 不臧之凶 衆散爲弱 坎爲衆今變 川壅爲澤 坎爲川今 澤決川見 有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 法有則人從法 法敗則

法從人坎加活法象今爲衆則敗軍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蝨也蝨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蝨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害不得整流則蝨凋也不行之習常水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毚子之違命亦不可行畀延必敗遇蠱子尸之主此象雖兒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軫傳韓獻子謂

栢子獻子韓厥曰毚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律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亡師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捷惡有所分捷減也

愈乎三軍皆敗則不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邲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妾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矣叔爲無謀矣不能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又旆迴車衛鄉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悖很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
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滎陽京縣
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繼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也治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

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
老（不懲謂以力爭諸侯懲要也）我則不德而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二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
右廣初

駕以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
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楚人所崇貴師尚）
入盟子良在楚楚親暱矣來勤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彘子（得屬屬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原屏咎莊子朋黨伯武子也）趙莊子曰欒伯善於（莊子欒伯武子實

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閔憂也聞二十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悼成王穆王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廢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
君命之辱冦乎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遷徙也曰無辭辭鄭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衆和以疑
晉之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救左
左也救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揮鞭而還兩飾
必揮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戟（戟ハ矛ノ類）耳（幸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一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麗龜（麗龜著
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攝叔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飲
免（止不使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錡魏犨子欲
爲公族大夫）而怒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訾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
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鮮
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
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
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
括子）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盟ハ誓ノ言）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犨子郤克弟）
補必敗（晉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

之善者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猶也）不如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去也）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告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中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為中軍將也）覆為趙旃夜至於楚軍二子（魏錡荀首）趙旃夜至於楚軍二子（魏錡荀首）言（述而退）黨既逐（追）而還（還）言（述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子（魏錡荀首）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曰進之篤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兵車在前也詩小雅
來在前開道先人爲備篤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不書戰言猶有陳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蠭楚之小
上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
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
假借也使滑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
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
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郤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
也不如伐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
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
爲軍後殿王見

右廣弗從之乘屋薄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乎 尸止 軍中謂乘車人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 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尸隊不能進 廣兵車 楚人甚之脫宿 宿教也 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甚之 投拾投衡 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吾不如乃出 還便旋不進 大旗也拔 又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逢氏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叔父以他 反遇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顧曰趙傻在後 傻老辨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元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 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族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反還也 厨武子御 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為下軍大夫故 厨武子之房 抽擢也 箭房箭名 厨每射抽矢菆納諸箙 箙箭囊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蒲楊柳可以為箭 愛蒲 董澤 董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 知季之蒲 勝既乎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免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旌繫王子
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兵衆將不能用而夜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
雍潘黨曰君盍盡銳以出擊之彼懼我武軍第一軍營以武功而收晉尸
以爲京觀猶尸封上土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爲武下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頇兵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
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鋪定爾功武頌篇名卷誅討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篇
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陳教狄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文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詩頌篇
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俊子
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酒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
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
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
今罪無所食小國犯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犯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傳言楚莊有
禮所以遂典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
及子服僕叔魚臣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

其適歸詩小雅雖憂也瘼病也爰於乙反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蠭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正也士渥濁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孫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也勉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絲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鞠麥麴所以徐濕欲使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徐濕藥將病曰目於聲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實井而求拯乞出溺為拯）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鄉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亦楚故）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門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曹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火猶

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菅菅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立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猶華椒之罪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見伐晉衛不顧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郤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郤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書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立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立之盟也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敬自救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元大國之討將以誰任元禦也謂禦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侯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晉敗於郟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蔑焉而還蔑簡閱軍馬中行

柏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于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挾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必死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鄫我也鄫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
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宣子高固
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
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壟
直百品實於庭以治國若征
答實朝而獻功獻其治國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
稱讚也加貨命幣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貴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
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
月宋人及楚人平楚人平者愈言二國
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
故稱氏子爵也
林父稱師從告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則
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
札字
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邑也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
復十取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遂以爲常
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饑風雨
而死故不成螽
故曰初

五穀
不登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
人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
藪藏疾山之有林藪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耶不
恥救宋故伯

宗忠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衰楚乃止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晉不救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
車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楹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
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
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貳貳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
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弗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弗言申叔時

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卿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守門者舍人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不盟不書不告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鄧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雋才雋傷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沽其雋才而不以茂德

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罔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上政令）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即王札子）辛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晉師之翳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敬（祗敬也）士伯庸中行伯（士伯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周道福流子孫）能施也（施行）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

矣心之精爽是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上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邾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黶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郤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宮黶晃命卿之服大傳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官榭火人之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鄭伯姬
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
公周大夫相佐也殺烝烝升也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烝當
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牢鮮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
有折俎體解節折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諸侯父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葬葬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

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
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敗）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齊曰不得齊事無（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會（晏弱上相子）及敛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内）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賁皇楚臧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待）故不出而

徵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若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Left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若高周謂得辭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實多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爲�Left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冢乎多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之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犨子爲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毋弟也凡大子之毋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尊凡稱弟皆毋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毋弟成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鄫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盟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綏故得逃歸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

自外曰戕（絞戕也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絞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

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郤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束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禮故喪在國喪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立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四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立出之譏重斂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冲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爲齊難故作立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立甲

作立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宁治宁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

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不書公子首者首命於閼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魯地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

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書匿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立取龍侵巢立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竺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魯伐齊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竺相命名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君荅君子以共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新築石成子石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墜也辱猶見禽獲子以衆退我北乃止我於此止衛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侯之服皆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器可保車服可保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請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王五萬二千五百人郤不中爲之後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荀庚趙朔韓厥爲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詰朝平旦）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擣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及予乘輿而驅之（介甲也）郤克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病未絶鼓音不絶鼓（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污車輪猶不敢息綏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掔甲執兵固即死也掔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之晉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
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
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車中將在左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毋張
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御者君子也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蔡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
皆射之使立於後以下敬也使立其處韓厥俛定

其右（俗、俗也）右被射（作）車中（故、俗、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君公）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一馬絓也）丑父寢（寢、臥處）轏中（轏、車士）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欲）爲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絏也）訴（訴、告也）之（韓厥所及丑父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以（以示敬）進（進謁璧）亦（亦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也）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謙辭下也）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適、下上屬）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忝、辱）臣辱戎士（君弁辟則爲辱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敢（敢、不敢）辱（辱、汙）承（承、受）之（之、謂）從君（從、隨）以還（還、旋）丑父使公下（下、去）知（知、主）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佐車、副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免、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戮、辱）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免、去）齊侯免（免、去）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

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之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後勉之齊師敗矣（訢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銳兵者）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嬖壁）者予之石窮（石窮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窮）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甑屬玉磬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不可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皆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毋也晉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斁
其毋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
五是以不孝
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
能以孝道長
賜其志類
心不匱之者又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孝德
賜同類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
宜播殖之
物各從土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
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晉之伐齊循
壟東行易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又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
實有闕闕失
四王之王也禹湯
文武
樹德而濟同欲
焉樹立也
濟成也
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
豕韋周伯齊桓晉文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
也
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疆竟
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遒詩頌敷揚布政優
故百祿來聚遒聚也
子實不優而弃百祿
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
諸侯害
不然不見
寡君之

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辭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動撓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牧合餘燼火盡灰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
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乃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言宁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財幣我
亦得地齊所侵歸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帥賦輿賦車猶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鮮
而復於寡君籍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逆公禽晉師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三命卽上大夫王先路樂書已嘗受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斤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今改而易新弁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炭以實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注有阿檐阿檐上飾皆王禮旁廣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

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門內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周書康誥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之兄(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乳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蓮尹襄老(襄老黑要子)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烝淫也)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卿之戰(楚人囚知罃)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敖臣也鄭之戰乂荀首囚之)

人懼於郤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戶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
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
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

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郤至至郤邑克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
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往王
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
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爲下七年楚滅巫臣於夏南通吳張本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

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免益已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十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赤棘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聽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以衆上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閭民户口已責弃逋逮鰥施及老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骫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徃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虚受退楚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徃賂之楚侵梁深故孟孫請徃賂之

孫請以賂徃孟孫獻子也以執鄫執鄫匹人執鄫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捆人諸侯不書不見君之別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蓼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壅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
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壅息也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
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弃魯國國將
若之何誰君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君
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
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
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
以衆興晉侯使羣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
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也告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
不獻因罰而

掠子生取
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能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輩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輩朔上軍大夫非命
又好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輩伯欲受其獻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姻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東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輩朔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輩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輩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宋衛救鄭而經稱爵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
以接鄭國非禮也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經傳
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
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
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
夏公如晉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宋地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其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畧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邬之役也伯牛鄭地邬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喜帥師禦之喜公子去疾使東鄙覆諸鄙覆伏兵也敗諸立

與鄭立與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卻之戰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念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之兩釋因以成其好釁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釁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鬻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

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執事之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之子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晉滅赤狄路氏甲氏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代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狄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荀庚尋宣元年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仲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上卿當其上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一等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一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韓穿佐新上軍韓厥爲新下軍趙旃佐之荀騅爲新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服也言改服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前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欺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營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晉厲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八子反名爲明年許憩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旃弟莊姬趙朔妻朔旃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在東平須昌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

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今滎陽卷縣東北有蟲牢城杞伯來朝留對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謹於代上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子放遣爲福祭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驛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車）重入曰待我不如遄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

陳王使（陳王胡公）史辭以（辭責罪）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惲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棘（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

敬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焻代巳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平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傳無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竄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鄟附庸國也鄟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傳無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肹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平游公子喜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王所執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遠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二月季文子以

寧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宜十二年衛黨勸楚武有七德并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侯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諸人救難取鄴言易也三月晉已功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惠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

人不保不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公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郟聞說謀故晉人謀去郤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殺郤氏之地郤瑳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郤城

沃饒而近鹽鹽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

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郤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觀（惡疾疢也）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墊溺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厥滯也腿足腫也）不如新邑（今平陽絳縣是也）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貶易致則民驕）近寶（寶則民近）公室乃貧不可謂樂（不敷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聲伯命）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荀偃（偃荀首子）士匄（匄士會子）韓厥（厥韓獻子）荀罃（罃荀首子）士魴（魴士會子）趙同趙括（同括趙衰子）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聲伯命）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荀偃（偃荀首子）士匄（匄士會子）韓厥（厥韓獻子）荀罃（罃荀首子）士魴（魴士會子）趙同趙括（同括趙衰子）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楚師還晉師范侵（范士匄邑）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上蔡西南）欒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

武子樂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蔡昭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戮不義怒敵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單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商書洪範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多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無傳舞牛未卜日免放也不卜牛可也不卜非禮

也吳伐鄫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邿伯救鄭八月戊戌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鄫鄫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恤救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救故夷狄內侵無弔憂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亡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注亡無曰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也鄭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鄆于泡泡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鄆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孚蟲牢之盟且莒服

故也蠻牟盟在五年吉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貴申呂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祥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一十五
五乘爲大偏益以
一兩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
人今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前是吳
常屬楚）實子（子
庸焉使爲行人（令
楚）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
徐
楚屬）子重奔命（因
鄭
伐鄭）子重奔命（救
徐
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七奔命巒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上國
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
林父
邑林父出
奔戚隨屬晉）
父出奔晉（林父孫良
夫之子）衛侯如晉晉文戚焉（戚
林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齊服事晉晉故晉來說
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壽來納幣（公孫壽
特書之故稱使也公孫
壽蕩意諸之父）
公將娶齊女如宋（宋公
宋公使華元來聘（華元
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
書之宋公無主
主昏者自
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括
同
括傳
曰）秋七月天

予使召伯來賜公命（說侯且伯天子賜公命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又前五年來歸者又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代鄭）先諜如會（諜叩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又取二國三人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奪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靖敬於晉）行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心（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

晉有閻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月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子遐不作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也夫作人斯亦功績之是行也鄭伯將事晉師會伐之師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共姬也穆姜之人聘共姬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使卿晉趙

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成季之子莊姬之夫在三年）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晉成公之黨也）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所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馬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沟渠丘邑名莒縣有讙亭）曰城門已惡莒人曰辟之（度也）對曰夫狡焉（狡猶）

脤在夷其孰以我爲虞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世有思開封疆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莒潰傳）冬杞叔姬

卒來歸自祀故書賤其貳出來歸故書字也
晉士燮來聘言伐鄆也以於事吳故七年鄆
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
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燮將復之季
孫懼使宣伯卽師會伐鄆衛人來媵共姬禮
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
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
昏姻之好晉人來媵邢侯也秋七月丙午齊侯無野卒無傳五
月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貽會於鄟
故晉執之衅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桓公（無傳）楚公子貜（民逃其上曰貜）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當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伯（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景行也將治會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雒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遂命公享之賦韓（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

樂文子喻魯侯有懼父之德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亢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文子言得已意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緑衣詩中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致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税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其尊卿敬老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因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六月二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又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平臣之言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二邾無

備也夫泱泱大國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自

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乳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示不
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
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
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
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
州蒲也稱
爵其生代父稱子位失人子之禮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
同盟攝傳丙午六
也丙午晉侯獳卒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
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欒黡如楚羅莪晉大夫報六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公子成）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使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乎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乎如奔許（晃濮公大子）鄭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之若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然子駟皆穆公子）子駟爲質（子然滎陽卷縣東有脩亭）辛巳鄭伯歸（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晉侯其惡明）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上聲）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豎童使也）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君治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
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達針）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
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張腹脹也）陷而卒（張腹脹也）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小臣卑賤）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仲叔季（叔仲叔季申伯之子）君子曰忠爲令德
也其刑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秋
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北春晉使羅花至楚故留公須羅花還驗其虛實）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諱不書葬也）

175
109
2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